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宮

鶴山集卷五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字說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屬余發其義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辨實則未嘗相離也而學記乃曰大道不器則道器容有可離耶陰陽盪摩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此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臭所以為聚

散屈信之始則形而上者固豈得而離乎此其在人也得乎天之理以為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天之氣以為生則形而下者也惟根乎理為仁義禮智則無有不善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於是乃有善不善形焉為嚴毅為幹固者剛也為矯訐為殭暴亦剛也為巽順為慈惠者柔也為懦弱為佞邪亦柔也彼剛柔而不善殆沽濫苦窳之器無所用之也夫其善者乃猶未免於可器焉然則雖夷吾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

充之以至於不可器也充之奈何凡囿於氣質而不知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本於道誼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擬無聲臭而後為篤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可驟語以此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此斯道自當知之以為入德進道之序期無負吾兄冠字之意云

高不妄字說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寶慶元年更名斯得補博士弟子員紹定二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予曰夫名以制義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夫字也改諸已乎予曰幼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視父志由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有為而然外此則雖臣同於君亦不之避乃若字之有改則又

所罕見如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産而又云子美此莫可考雖然考諸義而協雖毋改焉可也且合乾震而為无妄乾之剛自外來而為震之主於內初九實當之其爻曰无妄往吉其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隂以剛立柔以實主虛以天用人此純乎天地之動至誠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動則得其所願故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

是者使有一毫之妄能爾耶揚子雲謂處仁宅由義路正禮服明智燭執信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亦此意之推然而無妄之繇彖爻象更相發明自一卦之號而言則往乃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則以無妄之道而動故曰往吉而得志別文申義凡以貫動靜之幾微發誠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復性之要閎遠而切近不若子雲之混而無別也斯得歸試以白其大人相與審訂焉

虞退夫字說

雝國虞兟親迎于靖問奚字曰昔者名茲吾白父字以義夫迨更令名則仍故字也每惟古人名字未嘗不相覆盍為我易之予請易以退夫退夫請其義予曰先之為字從之從人今曰二先則有二人並進之象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衛氏元包於蹇於咼皆有是義夫樂於進而戚於退者人之常情也而不知天下之理一進一退實相為用焉以八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者進乾

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言進退者必巽體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之反也此進退之相為用者也然以一歲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此陽進之半也於是火出於卯南而農事起至于夏至則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為柔而成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此陰進之半也於是火伏於酉北而農功畢至於冬至則極矣火旦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為剛而生萬物推此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退則無以為進而鋭於進焉

祇所以為退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既得而聞命矣其在人焉何如其為力也曰志與血氣相為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為進退今夫忿山慾澤趨者成市而能柅車曳輪視之如仇名場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慮卻顧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當退五商以裨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化為柔則日銷月鑠陰變為剛則旦異夕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

物欲苟有决然勇退之意則日銷月鑠於彼而志也義也已旦異夕殊於此是又不止相為進退而已耳退夫舍然曰敢不敬事斯語乃次第其説以予之

李季相字説

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梱上游修通家之好見其二子而謂予曰鏐朱之字也予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賓予何足以知此葢鏐金之美者乃為公賦棫樸之亂公曰宜以相字之後數年予以言事

遷靖馮君去疾以字說寄予亦既識其事發其義矣又數年予歸自靖季相攜馮說過予曰願為我申之予每疑相之為質未有所本而毛鄭以來相承為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純一不貳者也隂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得於氣感者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云氣感則於是有相之名盖相近於質而不同質以形言相以氣言涉於氣形則於是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為明矣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此金玉之相也季

相膺是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所以明內外輕重之辯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人之爵人之勢也凡儻來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理義之真樂而人之文繡人之膏粱凡不義而得非道而求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此則為無負乃翁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楊志南字說

楊楚望名其子應巳字以志南過予里居曰子為我述其義予嘗讀毛氏詩如似續妣祖毛氏訓似為嗣此一變也而鄭氏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謂廟當巳地此二變也孔氏又引於穆不巳以證巳午之巳蓋毛公嘗謂孟軻氏之昆弟曰仲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為於穆不似則是子思孟子時巳與巳通予考之漢志亦曰巳成於巳然則不惟似嗣一訓而又與巳巳名四而實一又其文象蛇不知世所謂相

屬者始於何時而制字之始已有之此又所未喻也故久不能措一詞而楚望遣應已来言于瀘俾從令讀爲說予告之曰陽氣之生始於子終於巳巳居六陽之極極而不變則窮故進位乎南而陰陽相錯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化成故以正歲言之物之始生蒼龍在寅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而天地之運屈信盈虚摩靡有終極然則以

已爲已乃所以爲不已也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已乎志南勉之以荅揚而父之訓

史之椅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適丹稜史伯學二子袖文以過余詞采儁明嚮趣近正余固期之後三年余又過其里二子又辱臨焉進而與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也兄弟初名奇章所爲從立者盖摘諸先訓以長而吾父又欲託諸椅

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之椅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有以字也昔者己巳之會嘗受察於子焉敢違昔也請余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先儒謂貴其所以為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字烏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二子固以請則字椅曰有儀字樟曰有本而為之說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詩人之歌湛露也楓柙豫樟栟櫚枸桹擢本千尋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

都也梓桐美才也其質厚故其實蕃亦猶豈弟君子德盛仁熟故蔚然有儀之可象耳豫樟亦美才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芘其身尚垂蔭云乎哉二者雖其立言之各有攸託然合而翫之其旨則一是以古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篤信自修純體實踐逮其真積力久也則睟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乎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子其歸而求之謹其所修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由其有

本皆非可幸而致襲而取也二子於余既一再見矣余知子審矣其自今再見子則二子之有以不墜吾言也

戴立本字仁夫說

其被命南遷涉綏寧境戴令翻見其子立本問奚字曰仁夫明年令滿戍之靖請辭仁夫侍側謁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大於求仁仁本我有而惡乎求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不知也有子即人所共知者

而還以示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其示人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母然後仁道可大成程子慮不達者誤謂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異體則蔽之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弟始其義滋益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其亦內反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食之近隨事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既立矣日引月長其油然而生也庸可已乎書曰宅心知訓仁夫其尚懋敬哉

鶴山集卷五十八

鶴山集卷五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為勿齋箴既以自儆復勒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其意之各至反覆究玩既𠘧其實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馴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正余以職事課諸生射於右庠或挽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嘗有虛鏃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顔掉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齊量之淺深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舍然有感於為文之法顧為同僚語會顧六安以一編詩求跋因為書目前所見以贈顧君今能挽強矣其必如無意於射者而後止也

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屬檄藁

靖康末吳开莫儔王時雍徐秉哲挾僞楚以叛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觀檄藁諸賢敘述爲詳不用贅贅老檜陳議甚偉亦顯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馬時中吳亨仁之手則又未可以此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於檜陷金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逸事狀不書排日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其

婢缸縣尉徐端益不拜偽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著檄藁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敝大壞所謂天彛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侍養不便由館職丐漢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倉卒議還荆州盡違始願會新安慶守趙景魯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

其一嚴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真蹟及諸賢題識紬以相示方塵沙眯目岷峨悽愴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邈何當負弩前驅平反加飡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逵書後

今嘉定通守任君當孽韓用事時由西充丞考瀘川貢士發策援漢五鳳事頗切時事任君疎遠小吏何預朝廷末議亦非有責直要譽特發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

鷹犬於韓者遂欲摘此以為奇貨幾為所抨擊黄公子由時作秩宗亟為捄解得免又有以風方伯者藐然孤蹤豈禁此摧折雖卒無他而臺府觀望莫敢寄名雷霆以相汲引者由此仕落落不耦其詳在黄公書尺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而獨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

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辭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詞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絶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殺戮竄流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望國朝以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間踈賤親故而新法之議

紹述之議和親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刼而行之屏逐異已擿摭史事羅織口語箋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摭舉人文字捜逺方亭館亦云極矣而禁防愈密公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況祖宗德澤涵濡非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摘者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此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熟

復究玩蓋以是自信任君幸毋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勉之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納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為題識矣更欲得余一言余罔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為之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崔烈嘗為之矣而論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為我以此復于清

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亘嘗為之銘尋牽於陰陽拘畏之説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與銘牾則俾子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窆大事乃盡操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習聞儒先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為是闊於人情往往以緩者為審

速者為簡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為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興耳彭君飭身嗜學卒老布韋百川之通贍當有以卒其志者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為己之學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為是射名干利之具流風益遠頹俗莫返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狃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于言將以

究詰其疑圖為真是之歸令南軒遺墨謂其拔于流俗謂其剥去華飾謂其白首守道凛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孫與卿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詩後序

嘉泰末余入為學官時柄臣擅朝將十年士氣日削隂伺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一日赤眚為沴太隂犯權末旬日北内門鴟尾及省部相第灾宰相襆被奔都亭

驛翌日上避殿徹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李仲衍范少才趙全道先生同在學省李范及余大槩謂今爵及輿隷權移主上趙所言數事亦切時病余忘之矣而宋君時編摩宥府謂離爲火爲甲兵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識者韙之是歲淞邊帥守始盡易武臣吳曦既久在西垂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悉總兵民之任識者憂之而未

有陳說者宋君又索言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使蜀士得補入太學次謂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君既對余適以職事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得擬賢關余覘其詞色方愊不平退即為宋君言之宋瞷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俾丞奉常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朝廷論議和者如出一口而乃有不茍於同以取宰相厭棄者可不謂賢乎宋李范趙與余既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

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乎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天下未有有陰無陽有小人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譬之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淤腐可賴以免徒知壅閼蔽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甚清者亦與俱敗耳慶元嘉泰閼禧之間而稍知此理也賢者尚可以稍安於位以相與扶世建俗大綱雖失亦須能救其半竟蹈淪胥之戒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以知言名於時可勝

歎夫後二年朝廷改元更化余被命將造朝宋君以諸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後云

跋思濛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纎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心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蹶焉不能以自安冕服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錦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使寗我必問諸夫子使意所欲爲居之

而安奚以請問為也人之情至於繚繞覆護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至舉不足以易吾守况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記相示用述安之為義識其後云

跋眉人王慶長擬蜀都賦

後唐張丕立嘗為詩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為名言至本朝張次公序蜀檮杌天覺送凌

戡歸蜀大抵亦皆為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狂圖者之所能溷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都賦盖不專為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訣晉為大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謂

已抵大安候公桀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盖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夏官宣諭川陜秋九月辛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謂當塗分攜後不旬日赴闕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月抵漢上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迕以敷學知當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所謂金帥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盖是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紇石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院謂舊歳貢如約則止九

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荅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未所謂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為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審言共擠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珏以公差皇甫倜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𬯀之說

合鄗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某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未嘗於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為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瞻叔蓋若此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嘗三復蘇暴之事為之歎息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

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野老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説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而最後

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之觀是詩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乖自謂非一於遯以經綸荅賦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倡疇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其蹟惟後一首而前詩俄空焉究玩聲畫於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况於親炙之者乎

跋文忠烈公真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詞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睎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老亦多以名為押

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花書畫作棬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在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

跋祖擇之龍學帖

右祖擇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裕陵東記至數其去喪之日而虛記注以待而擇之之出則以王介甫誣治其移金借酒事至責散官以去皆熙寧初也故令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闕供職而擇之已榜舟出門

擇之雖出尚幸才元之入也居無何才元以草介甫制多訓敕語忤介甫力請去裕陵固留之三年又以論青苗法繳李定詞連拄介甫明年竟出知汝州人主急於求賢而大臣果於嫉善若此嗚呼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所謂才元府推未知才元為京屬在何時也當考

跋蔣希魯密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二詩前詩遂翁者迺公自號

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派根元是遂翁移之語即指公也少愚則白雲張氏字也公再守杭白雲自蜀遊杭道舊賦詩情思藹然而筆畫勁直有法尤為可寶傳謂公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嗜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遨樂毀淫祠修府舍三事觀此蓋可想見其為人矣或曰之二詩蓋裝背失次後詩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面致故書名前詩當在後乃白雲去杭後寄往故稱私號亦未知然否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為人大畧可覩矣今觀此帖雖游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内觀返照以求其在已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為紀老設也

跋河東轉運王(悆)蹈金後家書

有謁于余者曰寓雅之百丈戚里王萬榮余進而揖之

曰雅人安有戚里者耶曰我駙車晉卿之後以靖康避地至此我從祖毖為河東漕既縶于金數寓家訊今真蹟尚存且屬余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欽廟為第九世即位之年當本朝一百六十六年抑所謂陽九百六十者乎太原之歸職方最後而最先失帥臣張孝純及轉運公盡力守城凡九閱月卒與城俱陷其時張克戩晉死于汾霍安國死于懷之二人尚得獨生或曰陵乎漢烏取諸曰不然矢盡道窮俛首于敵謂陵可也不

忘君父志在復還陵烏乎然敵既款我盟載久彸有志莫遂自肖厥象遺其子孫以示必死此其心皦如白日陵烏乎然余嘗反覆公之心畫雖惜其不死而重矜其區區之心故書之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鶴山集卷五十九

鶴山集卷六十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丁卯檄藁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盖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馮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彛人紀未

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之服晁吏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慙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益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茲如貝如邕如睦其挾𠎝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為我寄聲謝之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焉而折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為

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眞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名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㝡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牢籠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來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

跋唐恭愍公遺墨十一月五日

自吾有寇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及今唐恭愍公為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張確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滸朱友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外而卒能自明者葢又不可勝數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自昔雖大壞孔亂此理葢不可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愍及傅公晦親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陣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猥曰吾將為親屈也是擇義不精

跋前疐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烏足與論二公之心

跋黄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嘉定二年豫章黄公被命帥成都詔西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州何侯悳彥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洪也而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容也人謂是舉實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到官有所謂歲薦者必頒詔旨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名揚德陞付郡

指揮虞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咸謂於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黄公自為詩以送之未及就藳蜀部使者有言詔予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所為詩藳以示虞侯侯請勒諸樂石以毋忘知己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某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某因惟公之詩所謂才高真俊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屬思時蓋未知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且藹然有贈言愛德之義真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請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篇末

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先生移書謝公令看王輔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易人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故也然嘗觀楊遵道所錄先生語則蓋亦有說焉且其所錄亦曰如素未讀易不曉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誦然後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家尋繹文義文義既熟然後能優柔厭飫以至於泮然怡然氷釋理解本非謂

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為是也不寧惟是先生平生功夫惟在易傳與時門人求之弗得極於寢疾乃始以授尹彥明張思叔而曰只說得七分且更自體究嗚呼由三家之文義以觀先生之書亦幾無餘藴者矣而深藏固却不得已而後出且猶以七分言之其所以望於學者之真知實得者為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是致思焉而後知先生所以勉謝公之意

跋閬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石才翁才氣豪贍范德孺資禀端重文與可操韻清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論矣今觀其心畫各如其為人昔人所謂心正則筆正渠不信矣夫

跋蘇文忠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為曾南豐寘之第二然南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

所甚愧此先正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懷歐公之疑而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

跋樂子仁新為洪雅王甲作壽樂堂記

君子三樂之目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人所共欲也而有命焉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又未可以彊致也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則在人者皆可得而自勉令王氏四世一家以壽樂名其堂吾友樂子仁嘗為記之而屬予書其榜夫所謂有命者既得而有之矣

所可自勉者王君其亦懋敬之哉

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生為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少公帖所謂與家兄同在京則熙寧二年所遣也時長公判官告院少公為條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授則三年所遺也其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

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别駕宋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

跋任諫議伯甫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為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為度支郎又兩日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猶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

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三人同時得罪公獨遠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星赦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歸通州今帖中所謂戊子即自便之年而寄食海堧即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即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共惟徽考始初清明登顳衆正布敘在服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為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為趙

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以徽考之初志合衆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建中靖國朞年之化一小人秉間抵巇引用非人遂能轉移人主為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僨國吁其可畏矣夫

跋陳思王帖

按隋秘府所藏有魏黄初篇其書至唐初已亡莫知為

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奚獨鷂雀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真偽篇各有印印以貞觀為文今鷂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為唐秘府所藏矣亡何遽為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為可惜最後有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厄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為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贋偽

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閒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于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與寓目輙題其後

跋傅諫議崧卿帖

胡明府所藏傅公詩帖今十有四年矣公爲人剛方有守甞爲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使事至其辭有蹈危舍佚念念不忘君之意公之盛心於此畧可見云

跋虞公雍允文折金使奏劄

開禧元年北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于紫宸殿容止倨慢持國書逡巡立若將要上為起者閤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賛拜復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倉皇未知所出先是了翁仕成都日於忠肅公之孫其獲闚公乾道折金使奏劄竊所嘆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退至殿廡偶聞慢使頗類前事迺以誦言于朝而在列之士亦冀速達轉相口語少選則聞平章軍國事韓侂冑忽遂前奏

請駕還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遊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寢罷鄧友龍時以夕郎館客尚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日權行折身又所賜鄉茶不受某聞其詞意尚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壁將轉致于宰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聞侂胄猶謂此謝開之之為不知開之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越翼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日

歷諸書徧加披閱於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畧及之卒與趙文定公所書牴牾而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常設也又書知閤門事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於是不覺憮然嘆曰內外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況自吾有外難爲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跪於殿下內侍啓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升殿長跪傳道彼主

之語問主人起居事體盖若此迨紹興速於和親乃始過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冡宰受書雖謂善於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彼氣甚索首遣信使于我昉用鈞敵之禮然後威令復振朝廷以尊公所論遣王抃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於國家所補豈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既未能乘機以復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

我實㣲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迓使之論乃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事耳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强人意較東都之舊則尚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以誼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未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為得體者也太史氏所當大書以詔來世而於此俄空焉況自乾道辛卯距開禧

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某所得公之墨本偶不在篋笥間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謝開之曾不知彼用敵禮于我昉于采石折北之餘此緊誰之功而因變制宜使敵氣撓折國威用信如趙文定公前後所云其事亦未有以加於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考證其有能言之者或僅出於區區蟣虱之小臣可嘆也王抃嘗為公傳諭北使然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為遠也而北使魏正吉蕭梅來

賀正旦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改日引見

朴於前事豈遽忘之耶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此

獨何哉雖然彼武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而當時

惟趙忠定公以從臣爭宰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

分獨未聞一言及之而委之於一閤門雖卒於出抃以

救其失而損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何也考其當時所

謂宰輔者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胄何所

據而尚云爾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附益其

訖於奏劄之末以備太史之闕文云

跋陸日新盡忠辯誣録

開禧二年有大誅賞者二襄陽被兵幾百日而解圍孽曦作亂凡數旬而反正此關係蓋不小矣卒之私意貿亂是非倒植迄于今而未明可為太息云

跋晏元獻公帖

元獻公三帖其論西邊攻守當是康定元年冬所作論富公充使當是慶歷二年春而所與評事帖則公為相

而富公未第時也雖以婦翁子壻至論國事不嫌於矛盾而使遼之役雖非富公所樂公在樞府亦未嘗以奪公也至康定攻守之策則韓忠獻主攻范文正主守而公與龎莊敏白宣簡諸人亦每以未可輕動為言卒之涇原之師暴骸滿野則公所不主攻策之為得也朝廷一政一令必集思廣益熟復而後行之其審重蓋若此然且不免於敗然則開禧用兵嘉定議和不必皆出於人之所同是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公之孫曰子中嘗昌言

於嘉定抑所謂維有是似者與

開禧三年冬聞權臣就殛余表兄高東叔為詩志喜余兄弟相率偕賦大抵雖以去凶為快尚以函首請和為國體慮也嘗以寄虞侯仲易之詩曰自是去凶明國是毋輕函首啓戎姦而其兄伯易亦曰函顱謹勿為終棄天下英雄暗破顏或者尚謂過慮也明年其事果出於此有傳賢闕士人書者乃子中也英詞勁氣跌暢磊落識者

傳誦信知義理之在人心蓋有不期而同者也

跋崔吉甫 闕 三邊表裏圖

寢薪於未火昔人以為闇於治體火而旣燃矣寢者奚自若也吉甫方持徙薪之說以行于天下所見公卿貴人為不少矣亦有發於斯言矣乎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乎此韶之子厚用師湟鄯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阬士之精殫民之力所喪已不

貲然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黠酋即擒餘寇踵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子與小人之異蓋若此崇寧以後尚未埀簾之政違背先志何哉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贍與世所藏者絕異蓋元符三年

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甞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於書翰餘事猶然令藏於楊氏之孫齊巽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攜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東坡元豐詩獄鞫其所以往来者凡二十有四人而首及王駙車蓋取其一時語言煆煉文致幾以抵于大僇它日元祐召還両見又與駙車往来視昔亡替此雖小

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

跋丹淵墨竹詩帖

右墨竹二副行草三副皆迫近文湖州乃李致堯筆也雙魚印為時雍二字圓印文爲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賸之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時元符初黄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黄甚予之距元祐四年葢十年耳其後爲尚書郎馮澥書奏疏由是被遇爲書學博士云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槀真蹟

元祐再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于民者罷之惟恐後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毋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辭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為而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為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卷卷於先帝之約束温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

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于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章先志而彌後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洛城之敗凡關於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

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
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

鶴山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六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元信

鶴山集卷六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跋

題趙侍郎公碩帖後

米南宫心畫高妙不肯為他人下筆獨為劉巨濟書此詩後儀趙公才思詞華雖見之餘事者類絶人遠甚亦為米公臨此帖前輩高懐曠度雖一技一能樂取諸人不必皆自己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闕宅趙帖今藏諸

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子嘗事趙公云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壘帖

南軒先生受學於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是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跋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此九月壬申以後詔書也涪王始為涇原都監張忠獻公處置川陜㝎拔為統制官明年擢永興軍帥由是受任數有克捷上既因魏公以知涪王魏公俄以罪去嘗為所薦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臣趙鼎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公之所拔遡在遠

外上慮其不獲安也迺詔使得專達君臣之情亡所壅底若此用能崎嶇戎馬間蒙犯巇嶮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也

跋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嘗不鄙而幸臨之今其遺墨多在蜀而了翁偶獲闚見者如濂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剌則遂寧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陽度周卿所藏程剌亦得之傅氏也伊川先

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生帖則余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一章也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從之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書且猶以未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之不置至貽之子孫弗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學士大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篤行之者葢鮮而抗之於高遠姍之為艱澀或託之以為衒鬻之媒者往往若是吁可嘆也

題劉左史光祖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初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於起居劉公公前後四仕於潼習其族世士風故紀載平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況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持是有以葬云

跋胡文靖公晉臣橄欖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酸辛甘則五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然其間所謂甘者在天為

樞在地為土在色為黃在音為宮則甘於四者猶得為味之中也故荼不如薺也堇不如飴也毒藥不如嘉穀也苦節不如甘節也龍逢比干不如后夔稷契也然則橄欖之以苦見取何也謂其變之正者也崔蒐諫臣心憂主無一偽世固有特是而不見錄者多矣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孟蜀斷憑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苟嗜古者皆知好之亦有書雖么

瑣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在蜀也何翅井蛙甕蟣䄄於建之墳墓獨能為之厲禁其厚於前人之意猶可槩見於此以知東粲之不可殄滅雖紀綱大壞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此亦可謂好古博雅也矣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黄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怪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靳於戢鍊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夫子今來作爾來

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爲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爲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爲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資中李氏誠爲可寶云

跋胡知院闕與闕李㴻往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虞爲砥礪以撫事不及古人自歎此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實有味因知世道汙薄雖箋牘之間率爲詖説不情之言是特數十年間事耳

跋楊參議與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攜其先君子參議公手澤以示余為之憮然曰壘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務博採故亦時有譖人之詞得以乘間竊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門事得竒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處於大惡至寃

之未明者乎茹而不言則所加之詞乃盖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以自明矣昔者唐人柳珪遷右拾遺而蕭倣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郢訴之曰謂珪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誣夫人謂珪為不孝而父謂人言為誣使仲郢而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為全人乎今楊氏之謗不若仲郢不幸而偶不逮見矣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若存也玩其詞蓋兼之以教愛訑之閨之純

二切亂也惻而詳盡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楊侯持是以立於世也其亦無靦矣乎雖然已事無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令者今固無及矣若體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復於親以信於人

跋楊司理德輔之父紀問辯歴

易言學聚問辨寛居仁行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喫緊蓋好學之人既有以備事物之理括古今之宜茍不得所疑而問之則將紛紜

膠固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實見之地雖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楊君為問辨歷以質諸師此最得為學之要後生初學哆然自是恥於叩問者視此亦可以少警矣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徳輔嗚呼其永享勿替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普於東蜀為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誠為闕典然普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下故繕營之費亡所從出只如劉光遠冠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出之是

以建一門閭遂致斂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葢若此馮生盍為我持是以白郡侯物土賦文慮材計庸屬役於某人取財於某所俟成規略定乃以控於諸臺是時提學司當首議給助為諸臺倡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

跋邵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間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

士也陵陽牟君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卭魏某

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跋呂正獻公繳進興龍節北使例外送土物奏

藳

元祐初政以文忠烈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文正呂正獻

為左右揆范忠宣呂正愍劉忠肅韓門下王右丞諸賢

為執政文正既卒正獻獨為右揆者幾一年有大遼使

耶律拱辰韓寧之來則正獻為右揆時也羽儀百辟參

錯顯序者皆若人也敵人聞之不謂中國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軼常此亦足以見尊賢尚德之風行乎蠻貊於斯時也遼夏納貢鬼章即擒交趾効順不以有人矣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盛哉

跋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為門下侍郎明年七月壬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陳其過而不具文字由是罷政分司南京是時潞忠烈公平章軍國而申正獻公

獨相令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蓋指正獻也御劉至謂
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姦讒正獻遂累章力爭中批
之詞猶僞則復引近比進擬越三日甲子乃有大資政
鄭州之命然猶用前責詞暨正獻再請及於便殿反覆
敘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臣蘇文定以均逸爲詞前
豈之於氣類愛護保全不得請不已非所以合黨締交
也非所以揚己取名也爲事體惜也爲人主心術慮也
爲國家留賢也其言曰皇帝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

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宣仁亦委折從之不以為忤不如是不足以為元祐猗其休哉

跋何丞相㮚家所藏欽宗御書

嗚呼靖康之外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迨欽廟倉皇即祚則事已不可為矣明年改元猶欲勉自支持內則募兵以為禦外則奉幣以求成皆不可得則土彊帝號至是亦無所吝矣事勢若此乃始罷唐恪而相

何梟此正如晉侯之疾晏安佚樂以成之蓋非一日迨二豎子者已據守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且召毉緩而視之雖百緩何為徒承二子之一笑耳而況未必緩者乎所幸康王霸府之議首發於何公宋之中興繫一語是賴他日金營易代之議公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二者不猶愈終無可以自贖者乎蔡京操持天下五十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首領以没欽廟即祚十有四日而寇薄城下尋以北遷何公為相數月而逢辰

百罹殞命朔漢天之夢夢殆不可曉蟣虱臣了翁後此
九十年伏讀宸翰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繼以霣涕云

又䟦

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
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古所謂詰爾戎兵者不過
如此今國家閑暇及是時不此之圖而護疾忌醫一旦
潰裂四出乃始坏城郭驅市人繕戎器以為守禦之計
割土地輸金帛質子女以幸和好之成内㬇皮秘切不醉而怒也

于中國覃及鬼方猶謂國家有人乎自中興以迄於今又四爲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此以爲固三復獻陵宸翰爲之流涕太息恭書其後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敘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澤及遺事一編建炎復辟記屬了翁識其末了翁於先正行義年盖嘗譜而爲書矣故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右二凶諭其黨建請臺諫章疏露名付外盖以是恐喝言者公獨於

此時連斥其罪又請於太母乞降付三省以示二凶如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皆著其姓字於詩之亂無所顧忌此人所難能也東朝辛卯詔書以睿聖為皇太弟明受為皇太姪公復留百官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對退又與王廷秀上疏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簾前又乞召廷秀雖以太母欲改令睿聖總領兵馬公猶不諾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則朱藏一顏夷仲路公弼張逢明諸公皆在藏一於青囊出群臣所上書示

公公與廷秀力陳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比猶曰若以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邪必欲行出公卒爭之故乙巳制書亟止前詔公之所陳雖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興起人心此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踈畧如前一事蓋公抗凶焰於方張不制之衝諸書乃不書賊黨首乞壟章露名事故無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事蓋公起人心於繚繞回互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而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辯事雖實錄中書亦

不詳故無以見此段實為復辟之張本二者最是人所難能及事之要切者始記所聞以備放失

跋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敵出我不意分道入寇沿邊降附之民嘗為疆吏所遏至是致忿於我反為寇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不利伏讀思陵宸翰有以仰窺深識遠馭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為萬世鑒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顯衆正汲用廢棄之人於黄太史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發戎州明年建中之春正月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熈豐以後僅有元祐數年之治調停紹述之説起矣紹聖以後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朞歲而愛莫助之之圖進孽京用矣治之日少而亂之日多乃若此也安樂山之游雲霧晦冥將出山而晚霽豈天地之間一氣之運亦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蹇偶每每若此耶

題米南宫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黄太史米儀曹各得書法之變自成一家未易優劣景獻兼二者而有之可謂奇遇但今米帖間有弱筆乃不逮黄何也

跋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謙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求銘余幼侍諸父即習聞壽安二張氏之賢盖府君與其季巴西明府也今願有述焉以光昭府君之令德而儼在憂服其請也

不敢固辭因嘆夫世以升沉窮達論士如府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悅親以至信乎朋友盖人之大端君也固已純體而篤踐焉又能推其所得筆而為書以淑其子孫然則雖挾是以窮不一施而死詎知其中固有不與窮俱阨不與死俱霣者乎孝謙持是有以葬矣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梲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

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閲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群小所漁汩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姍謾讕之詞終有刋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録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小人終日為不善遑恤乎人言惟於傳世

詒後之書則必永以遏絶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録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裒梓焉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為後來茂惡怨正者之儆云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温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申年六十有

七此温所以兄之也嗚呼人才以黨論故迭為僨興古人選於衆聽於國人旁蒐而謁用焉猶慮弗治後世俗薄世壞人才鮮少尚乃畨休代進一則常以一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固不久於閒也三則棄之於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於老疾交至之時四則小人敗壞國家浸不可支然後以君子救之小人常居其逸而幸免君子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迭為消長進退如人數更疾病元氣不無耗傷捐二

老之事而嘆千載閒君臣相尋於一轍也

跋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又得焦伯强之剛方以訓諸子而戚姻閭則宋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二程兄弟與孫石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此宜有三希充大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今不墜云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為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

徽滕章敏為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為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錢安道既謫監當公為之倡得禍宜不輕微馬范二老力救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開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為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黃太史帖

前輩謫居類為州縣長吏所不禮甚者恫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既善遇之雖一椽曹亦致蔬筍之饋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怍云

跋馬御史消帖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惟陳當一時人獨多焉公在臺八閱月亦不為不久而所論止二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麗

即為愉壬所憚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卣詳刑梓州時也

跋諸賢帖　王拱辰　楊安國　李清臣　錢明逸　錢象先　刁約　林希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既為先正諸老所予其人要自可見陳履常談叢所載刁夜半

得見奏邸之累茲事則斷不信蓋談叢之舛誤非一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繆戾記刁獨免而刁謫官去也謂杜正獻與丁文簡同在政府奏邸祠神事作正獻避嫌不與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歷五年正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長為樞副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同在政府也則半夜之語奚足多據云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某久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迨奉使東川而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曽發宗社至計於簾閤猶豫未決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其肯絶勿敢言齎恨以没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章疏與劉某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録今歴年而未報天既厄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景仁姑俟之

跋朱呂學規

右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眉山家子鑑屬其書之以勒諸鄉校且曰併為我識其末白鹿之規五温温乎先民之微言也麗澤之規三凜凜乎後學之大戒也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為也學者誠能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稻粱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闕者夫二規亦異訓而同指異調而同功矣不然規矩誠陳而不能以約

諸躬也不能以攝諸友也聲利相先也詞華相詡也躁相競也慢相狃也本學既錯末習滋放則二先生異時所以風厲與縣令長今日所以發揮者亦徒為掛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不甚懼矣夫

跋陳了齋責沈

蒲江令眉山家子鑑俾邑民魏了翁書周子太極說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勒石於鄉校又從了翁得陳忠肅公責沈文與楊文靖公劉忠肅公張宣公三跋

凡皆真蹟也遂以併勒焉其伏讀是數者艴然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妙以推明二氣五行之幾西銘發事親事天之義以極言一統萬殊之實二規則又以理之最切近者開警後學學者而果能事此則内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要亦取諸此而足矣况又以責沈之文示之以前賢徙義好學之事其為寒鄉晚出安陋愎已者之警不既多矣乎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虚有我則盈陳公惟其不自

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然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於以開其變化氣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也亦庸可闕諸了翁少也慕藺令又以邑令之屬俾叙所以勒石之意輙書其後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為詩皆根諸孝友其言兄弟之乖争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切近人情有合於易家人詩常棣之旨雖世之名能文詞者往往有弗過然則理

義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發於斯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少陵詩帖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利祿施於始教者今杜詩黄字皆同此意古今人己之學之異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抑未免稍徇流俗以爲循誘之術乎

跋崔次和勉齋銘

安子文銘曰千里之行始於企步九仞之危成於積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勉與不勉賢

否與閤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譁衆取寵焉爾否則以小慧纎能掠儒先之言篤傳注之說乘有司之闇而攖取之爾自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文自離經辨志而推以至强立不反此古人銖積寸累功夫今則曰是不難知也或曰是不必學也韶山閱士多矣為是企步積土之說其亦審於後學慮者乎次和勉諸

跋南軒帖

厥考以宗社生靈為己任厥子以聖門事業為己任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哆然自足者其待己亦大凉矣

跋張魏公帖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身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數語蓋公推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有能服行無斁雖等而至於為聖為賢豈外是乎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峴既為其母乞銘於舅氏彭州君彭州端人也其言發於悃愊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峴持此有以葬矣尚欲余語識諸碑陰余謂愛之斯録銘之稱美此固孝子著存之不能已者然多求諸文人才士之稱述此漢魏之末造也而所謂孝者曾是之云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是則顯親之大者然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為虧且辱也甘於中晝安於小成志於為人凡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者也峴好修而敏於文則必知所以待已之厚矣儻

由是充之庶幾所謂體受敬身者焉則其為銘誌不已多乎峴將之陽安謁後溪劉公滄江虞侯其試以是言之亦將以為然乎

鶴山集卷六十一